

线上聚会一周年记

漫言

去年3月15日，教会照常进行实体聚会，但考虑到疫情来袭，同时试行线上聚会，一周后完全改为线上聚会，到今天正好一年。记下三两件小事，见证这不寻常的一年。

* 见面且珍惜 *

去年3月13日是周五，晚上查完经，我和张教授夫妇在教堂外闲聊。张教授春节前来土桑与赵姐团聚，过完年就要回台湾任教，准备暑假再回来。当时，疫情蔓延到与亚利桑那毗邻的加州，大洋彼岸的东亚早已在惊涛骇浪中，台湾的防疫做得不错，似是一片净土。大家叮嘱张教授路上小心，到了台湾就好了。三月中旬的土桑，白天暖晚上凉。我穿得不多，说了一会儿话，觉得有点凉。张教授怕我着凉，催我进屋，“不晓得今年暑假能不能过来，大家见面且珍惜。”

到了暑假，美国成了疫情的重灾区；到了寒假，美国的疫情仍不见好转。张教授暑假寒假都没能过来。

这一年，不仅隔着大洋的亲人相见难，就连同在土桑的朋友见面也不容易。有的弟兄姐妹路过教会，拐进来看看，见到冷冷清清的教堂，想起以前周五晚上和主日早上大家一起唱诗敬拜神、吃饭聊天，就默默流泪。大家同在土桑，城市不大，见个面吃个饭原本稀松平常，谁知疫情中平常的成了金贵。见面且珍惜吧！

* 清零 *

三月下旬，亚利桑那的疫情起来了，州政府下了居家令。市场上防护用品奇缺，很难买到口罩和手套。普通居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，戴口罩没手套不是个大事。但医护人员跟病人打交道，有的还接触新冠病人，没有防护用品不行。那段时间，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口罩，自己用，也分给朋友。教会里几位医护人员成了大家的重点关怀对象。一来，他

们在抗疫前线，担的风险大。二来，他们了解当地疫情的第一手信息，而不是冷冰冰的几个数字。

疫情初期，土桑接收新冠病人的单位不多，陈萍姐所在的单位是其中之一。每次聚会结束，大家都向她打听：你的单位病人增加了多少？死亡率多少？现在的工作是不是很累很危险？

陈萍姐带来的信息令人沮丧。新冠病人每天都在增加，病毒很厉害，有的病人年纪不大，没啥基础病，确诊后没几天人就没了。大家都怕病毒，普通人怕，医护人员也怕，有些医护人员因为怀孕，或是家里有老人小孩，辞职不干，医院人手紧缺，陈萍姐被请求做两份工作。照顾新冠病人跟照顾普通病人没什么区别，只是防护措施更严，穿防护服脱防护服很麻烦，而且为了减少接触，医生护士尽量少跟病人说话；病人就很可怜，疫情中住院没有家人陪伴，跟医生护士多说几句话也很难。大家听了心里沉甸甸的，默默盼望自己和家人这时候别生病。

六月初的一天，陈萍姐说，她的单位新冠病人清零了。

“他们都好了？”大家听了两个多月负面的信息，都期待地看着她。

“我做的是临终关怀。”陈萍姐一脸歉意。

大家默然无语。

清零！有一天，我们都要从地面上被清零，新冠只是让有些人提前被清零。当清零的那天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是否确知我们要去哪儿呢？

* 注目美好 *

去年感恩节，何春艳姐妹邀请我去看她画的画。何姐妹两年前搬来土桑，不久被诊断出乳腺癌，一九年五月受了洗。接下来的一年半，她做了几次手术，几十次的放疗化疗，之后还要吃十年的化疗药，个中辛苦非亲历者不能体验。何姐妹是位美容师，去年暑假为了鼓励小女儿做点有意义的事，陪小女儿学画，学了几个月。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曾跟着一

位西洋绘画学硕士学了几年，我看他们画画都觉得累。画画要有耐心，学画更要有耐心。我去看画之前，没什么期待：一位没有绘画基础的癌症病人，放疗化疗期间自学了几个月，还能画得多出彩？

到了何姐妹家，看见客厅里挂的几十幅作品，我感到非常惊讶。我的孩子看了何姐妹的作品，也惊讶于她色彩的运用和笔法的细腻。我问她画一幅画要多久？她说要花十来个小时。我就更惊讶，一个正在做放疗化疗的病人，哪来的动力在画板前坐十个小时就为画一幅画？

“我画风景，画神创造的美，把注意力放在神创造的美上，帮助我忘掉放疗化疗的不舒服。”何姐妹说。

我们周围有人带来的阴暗，也有神创造的美好。我们不能改变环境，但可以选择看人制造的阴暗，也可以选择注目神创造的美好。